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1卷



佛學叢報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原刊影印〕

出版者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北京文津街七號〕

策劃

華典

主編

黃夏年

責編

李陽泉

整體設計

紅螞蟻工作室

出版日期

二〇〇六年十月

開本

十六開

冊數

二百零九冊

印刷者

鐵成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裝幀

豪華精裝

定價

八萬八千元

未經授權

不得翻印

本書編輯委員會

封面題字：任繼愈

顧問：本煥 淨慧 惟賢 傳印 星雲〔中國臺灣〕

淨良〔中國臺灣〕 根通 黃心川 湯一介 方立天

杜繼文 樓宇烈 楊曾文 李志夫〔中國臺灣〕 藍吉富〔中國臺灣〕

策劃：華典

主編：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社長〕

編委：永信 永壽 惠敏〔中國臺灣〕 昭慧〔中國臺灣〕

怡學 純一 明海 宗性 道堅 可祥

聖凱 印順 堅意〔中國臺灣〕 方廣錫 李富華

張新鷹 陳兵 孫昌武 葛兆光 洪修平 麻天祥

王雷泉 魏道儒 譚世寶〔中國澳門〕 黃運喜〔中國臺灣〕

菅野博史〔日本〕 末木文美〔日本〕 班班多杰 鄧子美

黃夏年 吳平 吳言生 何建明 溫金玉 邢東風

樸永煥〔韓國〕 王榮國 龔隽 劉元春 夏金華

闕正宗〔中國臺灣〕 紀華傳 何孝榮 王聯章〔中國香港〕

潮音獅吼
佛化世間

丙戌年沙門本焕書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佛 教 文 化
淵 遠 流 長

佛光山 星雲



二〇〇六年七月
佛光山法堂

祝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出版

山門信史

法海長波

玉泉老人淨慧敬賀

二〇〇六年六月于五叶堂

民國期刊集成詠慶

文以載道
法傳千古

淨良



輯故如新

李志夫敬題



出版說明

一九四九年以前，學術界和佛教界先後出版佛教刊物達百餘種之多，重要的有「內學」、「海潮音」、「微妙聲」、「威音」、「世間解」、「中國佛教會公報」等等。這些刊物分散在各地，且不易看到。此書邀請國內知名佛教學者組成強大的專家隊伍，歷時兩年，收集了一百四十八種珍稀民國佛教期刊，合編成二百零九卷。（含目錄索引五卷）為研究者提供基本材料。

在這些刊物的收集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國佛教文史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等數十家機構的大力支持。同時，還得到了部分民間藏書機構和藏書家的支持。在此，我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爲了保持資料的完整性與真實性，給學術界提供當時佛教界基本研究資料，本書采取了原版影印的方法，提供學術界使用。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二〇〇六年十月

使用說明

一、爲了方便檢索并適用於不同的讀者群，此書提供了篇名和作者姓名索引，分別以音序、筆畫爲序，與總目錄合編成四卷。由于時間關係，讀者所看到的索引是以音序方式排列的，以筆畫爲序的索引可以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日後登陸 www.hdbook.com 下載。

二、爲了方便讀者快速而有效地了解所收期刊內容，我們對每種期刊提供了簡要說明。置于總目錄前。

三、由于此書中部分資料到來時間較晚，而前期編印工作已經提前完成，因此，此書之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六卷以補編形式呈現給讀者。

四、民國時期，造紙、印刷技術處于一個過渡期，紙張、裝訂質量相對較差，頗難保存。那時的期刊保留至今，個別的已經難以辯識。本書在收集這些資料時，考慮到要爲學界提供更爲豐富的資料，因此，將相對難以辯識的部分也進行了精細地加工，一并收入。以便讀者窺其大略。

編者

在中國歷史上，民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原有的封建制走向共和制的轉捩點，整個社會不管是在社會思潮，還是行為觀念，乃至人們的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其中，對人們影響最大的還是思想觀念。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有了更深的感受，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未來，必須是科學技術和思想觀念都要發生改變，於是在整個中國發生了像「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

就在這一時期，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也發生了巨變。佛教是外來的印度的宗教，於西元前後傳入我國，之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初傳學習的階段，再到隋唐時期的創宗立教的中國化階段，最後進入了宋元明清的世俗化與衰落的時期。民國佛教是明清佛教的延伸，這一時期佛教的特點是，理論創新不出，佛教人才不濟，整個教團缺少朝氣、觀念保守，被人們形容成為「死人」服務的宗教和用來驅「鬼」的宗教。面對整個中國佛教萎靡不振的情況，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中國佛教界的有識之士開始奮起直追，他們提倡佛教改革，開展興辦教育與發展文化的活動，重新發揚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之一的重視佛教文化事業的精神。中國佛教界融入時代潮流，始終把傳承文化、促進文化交流與發展視為己躬大事，在民國時期做出顯著成績。據不完全统计，僅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我國兩岸四地（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日本、新加坡、緬甸等地的佛教團體創辦的漢文佛教期刊近二百種。

民國時期出版的佛教刊物很有特色，主要表現為數量多、參與面廣、內容繁雜、有個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種不同勢力和不同組織的要求，因此很值得研究。就數量來說，百年來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臺灣著名學者釋東初法師曾在其著的「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談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出版物的情況：「我國佛教發行各種刊物，首推民國元年之「佛學叢報」，而歷史悠久者，則為「海潮音」月刊，已

有五十五年之歷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週刊、日報，全國各省各縣不下數百種……。「東初法師在書中列出了五十五種佛教期刊，但在筆者所掌握的目錄中，有名可考的達一百八十種，這個數目幾為今天大陸和香港、臺灣等幾個地區的佛教刊物總和。這次我們出版的刊物一共收集了一百四十八種，是充分調動國內各大館藏資源及民間收藏所得之碩果。

就參與面講，主要反映在：一是佛教界辦刊物和辦文化事業的熱情高，許多寺廟都獨立自主地創辦佛教刊物，像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佛教刊物有：「新佛教」、「佛光」、「佛化新青年」、「弘法社刊」、「佛化策進會會刊」、「弘慈佛學院年刊」、「三覺叢刊」、「正覺雜誌」、「大佛學報」、「法海波瀾」、「現代僧伽」、「現代佛教」、「人海燈」、「三教月刊」、「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佛教與佛學」、「漢藏教理院立案檔案編」、「佛教公論」等等，就是相關的寺院創辦的刊物。二是一些佛教團體或組織熱心辦刊的事業。其中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為佛教組織，如中國佛教會以及各地分會創辦的各種佛教刊物，如「佛教月報」、「佛學旬刊」、「佛化旬刊」、「佛學月刊」、「佛化策進會會刊」、「四川佛教月刊」、「佛教雜誌」、「北平佛教會月刊」、「山西佛教雜誌」、「中國佛教會公報」、「日華佛教」、「海潮音」等等。其二為一些居士組織創辦的佛教刊物，這些刊物在民國時期佔有一定的比重。如「覺社叢書」、「內學」、「佛音」、「大雲」、「新佛化旬刊」、「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化世界」、「佛光社社刊」、「仁智林叢刊」等等。

就出版的內容而言，也反映了佛教內部不同派別的想法和要求。在這些眾多的佛教出版物中，既有大德講經說法和古籍再印，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帶有研究性的佛學刊物。在眾多的刊物中仍推歷史悠久「海潮音」為最。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界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會刊。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百年來中國佛教和佛學研究的視窗與見證，因此要瞭解中國百年佛學發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視它，尤其是它在中國佛學發展的第一階段裏，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當我們要研究中

國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會活動家釋太虛大師時，不能不翻閱「海潮音」，因為太虛大師的許多重要文章都刊登於此。此外有關佛教界中的佛學研究的主流之一，僧伽群體研究的成果與動態，特別是揭示當代佛教與現實問題的思考時，也不能離開它。與「海潮音」觀點相近的一些刊物，如「現代僧伽」、「現代佛教」、「人海燈」、「人間覺」、「覺津雜誌」、「華南覺音」、「佛化評論」、「覺音」、「獅子吼月刊」、「人間佛教月刊」、「大雄」（四川）、「中國佛教季刊」、「中流月刊」、「人間佛教」（星州）、「大雄」（西安）、「大乘月刊」等，也不可小覷。這些刊物或是由太虛大師的學生，或是受其影響的人創辦的，於是圍繞太虛的影響，民國時期的確出現了一批主張改革佛教的刊物。像「人間覺」宣稱該刊以「新佛教運動」為口號，主張對現在的佛教進行改革。「新佛教」標以「本志以瞭解人生真義，建設新的佛教為宗旨」。「佛化策進會會刊」曰「以大乘佛教救世精神，宣傳佛法，普濟人類，使真自由、真平等、真極樂世界實現於人間社會」為宗旨。「現代佛教」強調「團結現代僧伽，住持現代佛教，建立現代佛學，化導現代社會」。「人海燈」認為「而在武昌則為武昌佛學院之太虛大師也，主張接近人群的、人間的佛教，主張十宗均平發展而不偏護的，主張農禪、工禪打破僧界的歷代的懶墮怪習的，主張僧人走到人世去利益社會人群的，主張由做人起至超人而至成佛的，這樣的新運動，舍目光如炬，見解超絕的太虛大師之外無人焉。」等等。

一九二四年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是我國最早的一份純佛學的學術刊物。它是在著名居士、學者歐陽竟無的領導下，以專門刊出純佛學理論的文章而名譽萬世。歐陽竟無在第一輯「絃言」中寫道：「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不如是而有學……天下有如是學，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發由乎人，不可以不審。」當代中國許多有成就的佛學家和學者，如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等人都在這裏發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以來最有價值、最精到的佛學刊物。如今這份刊物發表的文章已經被重複印刷和出版多次，舉凡收集本世紀最有價值的佛學成果，必離不開此刊。可惜的是此刊

僅辦了四期以後就不再出版，此後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文章以「內院雜刊」的形式繼續出版。與「海潮音」相較，「內學」是由居士團體辦的，代表了中國居士佛學研究的最高水準，如要瞭解近代中國佛學的早期發展及其方向，瞭解中國居士佛學，可說離不開此刊。與此相應的還有一批精到的佛學研究期刊，如周叔迦居士領導的北平佛教會在北京創辦的「微妙聲」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學術性刊物，該刊第一期「弁言」談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願，鑽仰玄途。或則教義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陳弘獲之私。部類分居，纂撰所獲。月一刊印，名「微妙聲」。這份刊物邀請了當時著名的學者如湯用彤等人來主筆。一九三七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創辦了中國佛學院的「佛學月刊」，這兩份可以代表當時中國北方佛學水準的刊物，與南方的「內學」遙相呼應。與「內學」一樣，兩刊也未能長期保持發行，「微妙聲」一共出版二卷九期，到一九四〇年停辦。「佛學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約五十期，到一九四四年為止。除了以上各刊外，據許國霖先生在「微妙聲」發表的「佛學論文索引」，經常刊登佛學文章的刊物，還有「現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人海燈」、「佛教評論」、「人間覺」、「四川佛教月刊」、「佛學半月刊」等。由學術界辦的刊物則有「國立北平圖書館刊」、「國學季刊」、「金陵學報」、「輔仁學報」、「燕京學報」、「東方雜誌」、「學衡」等經常刊登佛學文章。像陳垣先生的文章就刊在這些雜誌上。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前三四十年的佛學研究是異常活躍的，不管是佛教界還是學術界都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這一方面固然與近代佛教復興有關，另一方面又與學術界的重視有很重要的關係，許多學者，不管是從外國回來的，如湯用彤、陳寅恪等人，還是在國內一直從事講學、學術研究的人如陳垣等人，都對佛學發生過強烈的興趣，由是在教界與學界的共同努力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的確確掀起一個佛學研究的高潮。

此外，在民國時期出版的佛教刊物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刊物是不屬於上述兩種形式的，系另外有自己個性的刊物。如「淨土宗月刊」以宣導西方淨土和紀念阿彌陀佛為宗旨。「佛光社社刊」是一本專門

弘揚淨土法門的刊物。該刊刊出多篇印光法師的文章以及開示。「仁智林叢刊」是曹錕、吳佩孚等一些落魄軍閥辦的賦閑之刊，表達學佛心得。「楞嚴專刊」評論太虛的佛教主張，認為太虛的「佛的主義」仍然未得到大雄無畏，「還未敢勇猛精進」，所以他的主義仍然是「隔靴搔癢」。故該刊編者自認為，此刊「實行新佛化運動者不可不閱！宗教革命家不可不閱」。「佛學出版界」主要報導上海佛學書籍的出版情況。「佛教圖書館報告」可以瞭解北京市的佛教圖書和佛教界的情況。「蘇州覺社年刊」以依教修持，宏助佛化為宗旨。「雍和宮導觀所刊物」主要是為介紹雍和宮裏的文物而創辦的。「漢藏教理院立案文件彙編」是漢藏教理院申請成立時的立案文件匯總，裏面收入了有關教理院的各種文件，以及一些給當地政府的報告等等，對瞭解漢藏教理院的成立有重要的價值。「四川佛教團體電請政府改定寺廟管理條例」是四川佛教界為了要求當時的國民政府收回寺廟管理條例而集文成冊的專刊。「密教講習錄」主要是為密宗作辯護，全面對太虛一系列的禪宗僧人對密宗問題議論的反駁，可以視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界與佛學界在宗派問題上的一次大爭論，也是觀點最為集中的一份刊物。「護院特刊」是一九三六年閩南佛學院學僧鬧學潮，最後發展成寺院與學僧之間的動手相爭，被打的學僧創辦了刊物，意欲通過此刊向社會說明真相。「佛教女眾專刊」是中國佛教一千八百年以來第一份女性佛教徒創辦的刊物，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開始。「羅漢菜」以提倡素食、宣傳因果報應為主，為當時發行量最大的佛教刊物之一。「陪都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紀念刊」是我國佛教界在抗戰時期留下的光輝紀錄，也是僧侶救護隊留下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有著重要的價值。

值得指出的是，除「海潮音」之外，其他各種刊物都未能長期堅持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但有兩個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個是人事和經濟上的原因。「內學」在第四輯「本院紀事」裏說：「本院法相大學特課，原在第二院開辦。十六年（引者案，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軍隊駐入院內，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難。院務會議議決，到十六年暑假滿二年，暫行停辦。其成績優秀之學子，分別留院工讀。同時第一院各部組織，亦因經濟關係，縮小辦理，問學部取消，

研究部亦停頓。至十七年春，學友漸集，各種講習，積極進行，研究部頗復舊觀，惟大學特科以種種牽制，一時尚無續辦之望。「本院校刻經論，歷年未輟。十六年三月以後，刻匠工價陡漲，條件繁苛，無法維持，遂告停頓。……」從上引文可以看出，導致「內學」停刊的原因，一是軍隊進院，造成「教授管理，均感困難」；二是「刻匠工價陡漲，條件繁苛，無法維持」，所以人事和經濟的原因，使得具有學究式的佛學研究不能正常地繼續進行，特別是「經濟關係」，使得這份飲譽國內外的佛學刊物不得不走上自絕的道路。「微妙聲」、「佛學月刊」等，雖然沒有說到經濟的原因，但從出版週期越來越長，而且經常是以幾期合刊的形式，或者篇幅越來越小的情況來看，至少說明這些刊物已經到了難以支撐的地步。更多的刊物則是辦刊一二年即停刊。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局勢的關係。眾所周知，日本軍隊的入侵，打亂了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顛沛流離，逃難遷徙，成為各階層人士的日常生活，在國破家亡的形勢下，即使有心從事佛學研究，亦無資料和正常的學術環境可言，所以更談不上出版的事情了。此兩大原因，使得已有的佛學研究大好形勢轉入了低潮，支那內學院被迫遷往四川江津，「海潮音」大量地壓縮篇幅，整個抗戰時期，其出版的總量，還抵不上正常時期一年的出版量。另一份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也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停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中國佛教的活動中心在南方，尤以上海最為集中，佛學研究和刊物的出版，有了一定的新氣象。這一時期，比較有名的佛學刊物是「覺有情」、「弘化月刊」、「覺訓月刊」等。巨贊法師在廣西桂林創辦了「獅子吼月刊」。竺摩法師在香港和澳門兩地主編「覺音」月刊。這些刊物在當時起到過一定的影響，但是與前三十年相比，其內容更加關注現實，不像「內學」和「微妙聲」那樣更加注重歷史教義的考證與訓誥，像「獅子吼月刊」和「覺音」等刊，致力於宣傳抗日思想，對推進抗戰活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竺摩法師曾說：「今又承諸同志聘為本刊主編，實無兼顧之力，第念國難教難，雙重威逼，維護文字，發揚正義，亦為凡人應盡之天職，故不揣謏陋，毅然以赴，唯願各方大德師友，鑒察微誠，時加指教，以匡不逮，並錫（賜）鴻文，藉張法眼，則慧澤均沾，